

資治通鑑考異

七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三



端覽兼覽讀義養養靈靈程國河郡國登香養實書靈書馬兜奉

勅編集

唐紀五

開元十年八月杖裴景仙流嶺南實錄初云上令集衆殺之李朝隱執

奏又下制云集衆決殺朝隱又奏乃流嶺南蓋不欲斬之也

楊思勗討梅叔焉舊紀云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丙戌思勗傳云首領梅玄成自

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今從本紀

十一年五月陸堅欲奏罷麗正供給舊傳作徐堅今從集賢注記

十一月戊寅祀南郊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按長曆去年閏五月來年閏十一月唐曆近是

京以會大禮

十二月王晙坐黨引疎族貶蘄州刺史舊傳云上親郊祀追晙赴

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十二年四月壬寅敕宗室旁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

舊紀在癸卯今從實錄

岳臺畧長一尺五寸微彊新志云俊儀岳臺畧尺五寸三分今從僧一行大衍

曆議及舊志

十一月上御馬登泰山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灑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將

封泰山益州進白驪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纒一山無疾而瘡謚曰白驪將軍按泰山非灑駕可登白

驪近怪人從舊志

張萬歲掌國馬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龐右故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

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

十四年正月以東華公主妻李邵固東華出降實錄在三月壬子於

此終言之

二月己酉遣楊思勗討梅大海等舊紀作良成朔今從實錄

四月上欲以武惠妃為后或上言諫唐會要云侍衛史潘好禮聞上

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嘗聞禮記曰父母之

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

襄公復九代之讎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

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

下河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

常遞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

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

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

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

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

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社之於將漸不

可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

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諸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

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

能輔翌太子況且好禮先元為侍衛史開元十二

年為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

若題年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

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去其名也

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令狐暉代宗實錄云上

三日生時玄宗幸汝州之温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

天子氣玄宗即日還宮是夜代宗降誕故立宗實錄

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温湯己巳乃還宮與代宗實

錄不同舊紀云十一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

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掖

庭官人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

八年薨按代宗此而生而云二十三年也次柳氏

舊聞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

可須鬢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

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左

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檢
園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
代宗共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
太子英二十六乃立壽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
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
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承

十五年正月王君奭勒兵躡吐蕃吐蕃傳云君奭畏其鋒不敢出今從

君奭破吐蕃後軍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

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襲其後賊之於青海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

九月回紇殺王君奭舊傳云回紇既殺君奭上命郭

漢代鎮涼州舊傳誤也

十六年廣州獠馮璘等反命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

近道兵討之本紀作馮仁智今從思勗傳

七月張忠亮大破吐蕃實錄唐曆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吐蕃傳

十月己卯幸溫泉己丑還宮實錄十二月丁卯又云

曆丁卯幸溫泉丁丑還宮按此丁巳幸溫泉恐重複不取

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實錄云癸亥朔

未朔癸亥五日也續通志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

九月宇文融貶汝州刺史舊傳曰融中侍御史李宙

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曆

十月又貶平樂尉唐曆云裴光庭等調有司劾之積

御史大夫又彈融文遊明黨又男受賦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曆云十月乙未按長曆十月戊子朔無

乙未今從統紀

十八年正月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曆是月丙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謂與

本紀唐曆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
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
云丁巳新迎氣於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
天下因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於之按是月無丁巳
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曆在二十六
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
略與此年相似或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
四月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
幸溫泉事
今不取

六月唐朝年代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七
之乃奏宋璟王暉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
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於是擬璟楊
州取魏州陸象先荆州元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
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
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
先兼荆州長史璟駁
本常除外官今不取

烏承玘破可突干於捺祿山書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
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新傳云
承玘開元中與族元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
承玘一人也今從新書

十月吐蕃遣論名悉獵入貢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
悉獵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
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本紀吐蕃傳
十九年正月壬戌王毛仲貶漢州別駕實錄十八年
毛仲貶漢州按唐曆統紀舊紀毛
仲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

辛未遣崔琳使吐蕃金城公主求書實錄十月
亦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
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
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宗師
李紀唐曆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銀使二
城甲午因名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使于吐蕃金

年七月八月按七月
癸丑朔亦無丁亥

二十年二月己巳信安王禕等大破奚契丹唐曆作庚午今

錄從實

二十一年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王武藝新書烏承

突干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祖擊之破於捺祿山又六勃海大武藝引兵

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祖室要路墜以大石亘四百里於馬都山屠城邑承祖室要路墜以大石亘四百里

韓愈為烏重洧作廟碑敘重洧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

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擊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寂羅運錢三十萬疑新書

約此碑作承祖傳按新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

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耳二

十一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祖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祖傳中餘

事別據何書

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至東都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已丑張九齡至自

詔州今從實錄

四月李林甫為黃門侍郎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先庭卒武氏銜

哀祈於力七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

乃令草詔力士遠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

相其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如陰

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

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六月張守珪大破契丹實錄守珪大破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契丹

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七月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舊紀云充江淮以南

食貨

八月耀卿運米省僦車錢三十萬緡舊志云四萬

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昺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

成時解此非作侍也

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傳首舊守

屈烈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牙官李過折舊契丹傳作遇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

突厥毗伽可汗卒子伊然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舊

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登

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特登列已立矣實

錄詮亦

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實錄云同

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必未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元德秀遣樂工歌于薦明皇雜錄作于薦今從雜錄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今從實錄唐曆

十二月冊揚玄琰女為壽王妃實錄載冊文云玄琰

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揚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琰又云或奏玄

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遂召內禁中即為自出如真

者旬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妻章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耳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舊傳云過折為可突

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

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

二十四年二月庚申更皇子名舊唐曆二十三年

皆改名今

四月張九齡請誅安祿山左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

軍威請依軍法斬決許之謀也守刑抗聲言曰兩蕃

牙郎盜其言遂發守之以聞肅宗實錄云張九齡

曰六夫不遂減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其

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理合亂幽州者此胡也

又云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遠曰亂幽州者此胡也

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纒且出軍必誅其賈利守

亦斬官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且免死玄宗惜其

卿豈以王夷甫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

貸刑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

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

討奚契丹敗劾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

其出軍必誅其賈利孫武教戰亦斬官嬪守珪軍

行祿山不且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

心庚甫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其後患上口編勿以

光庭事如事迹而無失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

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

守珪猶在江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

二十年安能知其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為互

罪加之守珪何罪而時人怨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

當死則稜山豈祇用解而得免兩死邪若如玄宗

云必有逆相邪若覆如守珪巨九齡何從得見其面

國是云安祿山誅之若太一過勿守因此畏懦致失
意則又賜守理救云行錄天敵若云勿守因此畏懦致失
資盜控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剪鬣亦
有收其殺後冠戎未滅軍令從權所懲宜且一敗存之將
欲將領山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故事前救之今以諸書
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瀆故事前救之今以諸書
軍之合既爾而守珪感其所言惜其敵太過似謂守珪已
欲捨則未到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
力而救之亦猶陳平執爨喻衛青囚蘇建耳上見其材
欲被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
死是并劫守珪而不斷於外乃更執以護上之九齡也
九齡是因見守珪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九齡
不即捨已草以聞如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
教即捨已草以聞如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
相近

史宰干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

舊傳云思明除日生
祿山元日生

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
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

十月帝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李林甫

言九齡不達大體

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時
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謗官爵移時

不聞仙客在
京今從唐曆

十一月李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沒疎之

明皇錄云林

命高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排訪于時獻新傳
亦云然按寶錄仙客加實封九齡在十月奉敕使大將集
力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集

云救報曰朕頃賜羽扇九齡與焉暑佳彼所感五獻賦
用與夫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然則此獻賦自夏
臣與夫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然則此獻賦自夏

牛仙客同三品遥領朔方節度使

唐曆曰仙客相繼
節度使

西嵩非已遥領
此

西嵩非已遥領
此

補闕杜璉

唐曆作杜璉今從新書

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諒彈牛仙客杖流瀋州死

舊紀云子諒

諒以亥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云子諒彈

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

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

親諒子諒坐觀其事適之遠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

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

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

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

其事得死子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

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構異謀

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構

瑛瑤瑤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諷召太子二

王曰宮中可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

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

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

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

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

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

瑛等皆廢為庶人

獨孤及作裴積行狀云公為起居

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惘然朝野疑懼公乃從

容請間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勦鑿下陳戾園之元

龜謂與云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

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

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

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積

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積若敢

為太子直寃則擊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

不言此事蓋出

及之虛美耳

七月徐嶠奏鵲巢大理樹

舊紀作徐嶠今

賜李林甫爵晉日公牛仙客函公

實錄七月戊寅有司

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十人又十月丙午

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

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十人又十月丙午

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

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十人又十月丙午

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

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太常博士王璵舊傳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

此孫璵相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二十六年三月以吐蕃新城為威戎軍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

五月高力士言但推長而立統紀敘力士語云但從大桺注謂肅宗也大桺

六月王昱為劍南節度使舊傳作王昊今從實錄唐曆

突騎施莫賀達干都摩度會要作莫賀咄達于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

爾微特勒據怛羅斯城唐曆作怛羅

七月己巳冊太子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冊禮今從玄宗實錄

九月王昱為吐蕃所敗死者數千人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没于賊今

六詔蒙舍蒙越越折浪穹樣備越澹新書六詔曰蒙

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新傳

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盛喜曰

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生子時

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按

得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炎閣豈

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閣昔作閣今從新傳

錄又舊南詔傳閣昔作閣今從新傳

錄又舊南詔傳閣昔作閣今從新傳

錄又舊南詔傳閣昔作閣今從新傳

錄又舊南詔傳閣昔作閣今從新傳

二十八年三月蓋嘉運請立阿史那所為十姓可汗

從之舊傳云嘉運欲立懷道之子所為可汗以莫賀達

便立莫賀達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孫

將道士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嘉運請爾獻俘孫

西靈南俱南之更立其首吐達于所授三年安西節度使侯

馬靈南俱南之更立其首吐達于所授三年安西節度使侯

火仙來獻實錄開元二年十月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李氏

為交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阿史那所妻李氏

其妾子及壽官首領百餘人為初莫賀達干與烏

孫萬洛南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嘉

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令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所

為可汗遣兵護送所至兵城為莫賀達所誅斬之若如舊

出所言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莫賀達干為可汗統眾則莫賀不

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册命嘉運豈得擅立於

塞外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之立

正所為可汗莫賀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

十姓可汗故莫賀達干不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所為十

小可汗止統突騎施之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不降然

所為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

賀達干所殺諸書所見但實錄脫略疑不

收實此略采諸書所見但實錄脫略疑不

二十九年六月滅希液破吐蕃舊傳作盛希

七月突厥骨吐葉護自立為可汗舊傳云左殺自立

唐曆新傳皆云判閣特勒子為烏

八月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實錄此年八月

度副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勅海黑水

使舊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

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大

天寶元年正月州三百三十一舊紀云三百六十八年二州府

三百一十八至此才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

鎮兵四十九萬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

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

四月發兵納阿史那昕至俱蘭城會要作俱南城

八月王忠嗣盛兵積口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

可三敗之大虜其衆又曰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

衆白是塞外晏然汝朔方不與突相度不知所云奚

阿布思葛臘哆等來降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布思

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曆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

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

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相而歸其西葉護

及毗伽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九月辛亥宴突厥降者本紀作辛卯卯接長曆是月癸

卯亦誤也

十二月回紇骨力裴羅入貢舊傳云天寶初其酋長

朝封奉義王唐曆天寶三載突厥拔志蜜可汗又為

回紇葛邏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為主是為骨力

裴羅定其國是為回紇葛邏祿殺拔志蜜可汗奉回紇骨力

裴羅定其國是為回紇葛邏祿殺拔志蜜可汗奉回紇骨力

二年十月戊寅幸溫泉乙卯還宮舊紀十月八日辛

卯還宮與實錄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溫泉宮丙居還
宮實錄無按十二月丙寅朔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
月戊申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又
與實錄本紀不同今皆不取

三載五月夫蒙靈祭斬莫賀達干會要作馬靈

更請立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會要作伊地米里骨

四載六月蕭炅引吉温為濩曹唐曆云温聯按大獄

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眉睫者必引

而陷之其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炅

以賊下獄温深竟其罪後為萬年縣丞炅拜京兆尹

温見炅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

濩曹而薦於林甫温之進也反以炅力舊傳云炅為

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温推詰堅執不捨及温選炅已

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

官人為危尹之今參取二書用之

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

曆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

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

寅立太真為

貴妃今從之

楊錡尚太華公主實錄舊傳皆以錡錡為再從兄國

推恩之時何以及錡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

造曆以錡為玄琰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稍

親今但謂之從兄舊傳云

錡為侍御史今從實錄

鮮于仲通為劔南采訪支使唐曆云為節度巡官按

存云為采訪

支使今從之

九月罷韋堅諸使以楊慎矜代之舊食貨志三載以

楊劍為水陸運使

褚誦戰死新傳作諸葛

五載正月韋堅下獄李林甫使楊慎矜王鉷吉温鞠

之舊林甫傳去林甫替令慎矜伺堅隙奏上慎矜傳

云鉷推堅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

二傳自相
今從唐曆

韋堅貶縉雲太守
今舊紀賤括蒼太守
舊傳

十二月甲戌杜有鄰柳勣等杖死
未舊紀唐曆皆作
實錄實退

云勣與其黨並伏灤
詔書則有柳實勣
念以故從杖罪

其王曾等各決重杖
蓋詔雖與杖其實
皆死杖下

六載十月己酉幸溫泉
舊紀唐曆皆作
實錄

十一月李林甫知王鉷與楊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

明皇雜錄曰慎矜父墓封城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後園

大陳遺事令貫桎梏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曆云

善得山莊天下將亂居於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

慎矜曰何謂也
楊忠曰七郎何須虛殺却十頭壯牛

注宮中玄宗見其狀實對遂留之玄宗曾畫寢問

草與柳家玄何人何慎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

要錢本將殺其春草以實對曰每夜坐中庭或說素

文遙指宿曜其亦盡知其言玄宗怒變色良久後王

不須相往來引慎矜玄宗悖然曰慎矜與卿有親

覺上相異揚劍先知之慎矜告鉷鉷心喜數悖慢以

明珠矜思尤怒明目之慎矜則以遺之兼以待婢有美者

車送之矜思乘馬隨之固邀矜思入宮婢從上見

而人講以見遺矜思珠不敢拒楊慎矜家也近贈史

勝之上曰矜思何人而慎矜手輒贈以婢明珠乃其言

矜才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險害

有矜憾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吉溫取書之

司按王忠嗣新傳李林甫雖志欲害太子宜有謀上云

李林甫屢起大獄太子以仁孝謹靜得免明皇雜錄

林甫議在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

建五儲君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勳於社稷則惟元古

上然曰破朕長子琮往年因備苑中所傷面目尤甚

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

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肅宗孝友聰明

中外所屬故茲邪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忠王若未

為太子用上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矣安能及瑁新

書李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客曰

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勳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父之

曰慶王往年獵為狗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

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

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上與林甫議立

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為納兩

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納獸名無前足此非常有

之物或者豹字誤為納字耳事疑今不取

十二月李嗣業破吐蕃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四

晉書兼錄讀史考異卷第十四

勅編集

唐紀六

九載二月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没

實錄云載十月

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羯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日庚子册揭師國王勃特没凡素如為王册曰頃勃特没於卿不孝於國不忠不言羯師為誰所破

也所

十月王玄翼言妙寶真符

魯志王鉞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遣鉞與張均

王極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經錄等獻之今從實錄

易劉張易之之甥鄭審天寶故事去楊國忠本張易

之

通鑑百

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墮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

取今不

庚辰復易之兄弟官爵

唐曆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從實錄

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祿山出入宮掖

祿山事迹正月二十

日祿山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四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繡綉祿山令內

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動地玄宗就觀之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女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

妃洗兒不禁其出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其出入宮中實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

楊妃誓為子母自號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與

山果在其內貴戚孫雜未之前開之出入皆內方此

利太通宵禁掖暱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皆內方此

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水人以酒

壽之遂賜山以金牌繫於臂上每有戒酒召宴欲沃以

二月祿山養曳落河八千餘人祿山事迹云養八千

四月鮮于仲通大敗於瀘南楊國忠傳南蠻質子問

討之國忠薦開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今率情

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問羅鳳

慶雲南王不云嘗為質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

度施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國忠傳

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唐曆云仲通白衣

按既掩敗敘功豈得復白衣領職

高仙芝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馬宇段秀實別傳正蕃

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六萬唐曆云四十七

十一載二月庚午命有司易惡錢舊紀唐曆皆作

六月楊國忠奏劔南破吐蕃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

忠破吐蕃于雲南故隰州等三城獻于朝唐曆

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

時在長安蓋劔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

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為大夫云中丞誤也隰州從實錄

十二月國忠建議選深者注官唐曆此敕在十月二

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

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

丁亥還宮本紀唐曆皆云己亥還京今從實錄

十二載十月戊寅幸華清宮舊紀唐曆皆作戊申今從

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

立宗使輔璿琳伺之祿山厚賂璿琳盛言祿山忠

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宗手詔祿山

實錄然實錄在辛巳後蓋誤

僕射平章事未行上朝廷以賈滄等分帥三道上其許
草制訖留之未行上朝廷以賈滄等分帥三道上其許
遂固稱無事其未行上朝廷以賈滄等分帥三道上其許
麻於座前及瑒琳還上乃謂宰相對見常置其心
其制朕已焚矣後瑒琳受祿山賄事始有疑祭龍山堂
遣備儲供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祭龍山堂
意祿山事赴闕並請是以蕃將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
請送祿山赴闕並請是以蕃將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
仍語見素曰祿山出實為微位社稷危矣時所忌成
懸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請咽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
樓而退見素却到書鳴咽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
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立宗幸蜀記云是
歲春二月二十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
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何色之威也
在首受旨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威也
素曰公位當此狀行能無戚乎國忠於代漢是亦憫然
矣與公位當此狀行能無戚乎國忠於代漢是亦憫然
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素
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
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繼之國忠曰事脫
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如正其言而獲

通鑑十四

四

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子二相入對見素言
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因叩頭流涕久之國忠但
俯僂遂更無所補上意未悅遂以他事議之既退
首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祿山
未必見有反意但危矣遂問然不言疑似耳見素曰
為此見藝社稷危矣遂問然不言疑似耳見素曰
使思素數奏其凶狀三月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築之
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築之
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瑒琳送甘子祿山
給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決矣吾祿山以事將無益
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決矣吾祿山以事將無益
欲耀兵疆諫以迹驚拳此意決矣吾祿山以事將無益
珍琳既受命不以東北為慮上然之謂宰相臣曰祿山
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為慮上然之謂宰相臣曰祿山
自保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聖旨下審察之大
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忤願陛下察之
餘與實錄及事迹出所略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
反此際安肯對之迹出所略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
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

四月楊國忠使京兆尹圍安祿山第
肅宗實錄
國忠

僕射平章事未赴朝廷以賈滄等分帥三道其許
制訖留之未行上潛令輔璆琳等送甘子私候其
遂固稱無事其未行上潛令輔璆琳等送甘子私候其
麻於座前及瑒琳還上乃謂宰相對見常置心
其制朕已焚矣後瑒琳受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
遣備儲供責以不虞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
意祿山事跡云請不韋見蕃將之意旨國忠曾無
請送祿山赴闕並是韋見蕃將之意旨國忠曾無
仍語見素曰祿山出實為寒微位社稷危矣時所
懸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咽流涕此非也無一
樓而退見素却到書鳴咽流涕此非也無一
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
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何色之威也
在首受旨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威也
素曰公位當此狀行路無戚乎國忠於漢是亂將
矣與公位當此狀行路無戚乎國忠於漢是亂將
乃曰與奪之間在於辰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
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繼之國忠曰事
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如正其言而獲

通鑑十四

四

死猶愈於阿從而倫生翌日壬子二相入對見素言
祿山潛貯異圖迹昭彰因叩頭流涕久之國忠但
俯僂遂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他事議之既退
首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若
未必見有反意但危矣遂問然不言疑似耳見素曰公若
為此見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築之
使思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
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
中書琳曰主上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璆琳送甘子
給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決矣吾之心事將無益
今耀兵疆諫以迹驚拳此意決矣吾之心事將無益
欲望林既受命不以東北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
特望林既受命不以東北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
自保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聖旨下審察之大
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忤願陛下察之
餘與實錄及事跡出所語略同國忠平日數言祿山
反此際安肯對之也見素同國忠平日數言祿山
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

四月楊國忠使京兆尹圍安祿山第
肅宗實錄
國忠

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延
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衛史鄭昂之陰推劫潛健李延
之慶宗尚郡尹李現賤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權唐
曆長夏京兆尹李現賤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權唐
客賽昂何盈求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捕其宅得安
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捕其宅得安
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事十餘事
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現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
層等外有命京兆尹李現賤於其宅得安祿山事迹與唐
來音不之悟立宗幸蜀歸各京北尹賊長李見傳十三
載連兩六十餘日國忠歸各京北尹賊長李見傳十三
宗室宰相傳楊曰忠使客騫昂何盈捕安祿山反狀
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
出規為零陵太守今從實錄

七月遣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祿山事迹今從立宗幸蜀

十月庚寅幸華清宮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予

頗異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
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遂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
隨身兵馬入朝來莫令人知羣公
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也

祿山遣何千年劫楊光翹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

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于河陽橋不見後來
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翹未暇向河陽也
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亦不取

甲戌祿山斬光翹幸蜀記云十九日甲戌至真定南

千年等劫光翹歸遇於博陵郡殺崔蓋幸蜀記誤以
定州為真定耳祿山事迹曰其年九月甲午傳太原
尹揚光翹首至按祿山十一月始
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翹誤也

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實錄以介然為汴州刺史舊

時無判吏郭納見為太
守介然直為節度使耳

十二月庚寅祿山陷陳留斬介然舊紀辛卯商陳

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
守瑜等首至今從實錄

癸巳陷滎陽殺崔無波唐曆舊紀作甲

丁酉陷東京封常清戰敗西走日交兵至十三日不

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
榮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清說仙芝守潼關

蕭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

廣其賊勢以雪己罪勸仙芝班師今從本傳

辛丑制太子監國

唐曆辛丑十一月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

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率眾百萬鋪敷元軍親

子巡撫守洛陽也今從立宗實錄

顏真卿斬段子光賈載穆寧等斬劉道玄傳首平原

舊穆寧傳祿山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

郡懼賊怨深後大將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

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瑞祿山必叛至

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眞

卿曰夫子為肅君十更無他詞眞卿得書大喜因奏

殺段子光嚴莊家豈有懼賊怨深而奪寧兵乎眞卿

道立首至平原眞卿已召寧計事豈待此書然後

澆陽太守盧全誠

今仗所仲容顏氏行狀

封常清草遺表附邊令誠上之

明皇幸蜀記安祿山

已死而舊傳以為救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

刑託令為上諫之蓋二書見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

可西龍右節度使哥舒翰載舊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

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

翰將兵八萬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

薛忠義寇靜邊軍郭子儀敗之

陳頌分陽王家傳此

丙午顏杲知殺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皆

歸朝廷

其所言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

北躬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

之邑必百有忠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豈非

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

觀地凡有隘狹必加防遏慎擇良吏委之腹心且詳

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協謀士庶奔命

則盛兵鞏洛東據敖倉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

塞自當抗衡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謳歌所繫

即當長驅岐雍如馬渭河黔首歸命孰有出鉞下

右者祿山六悅加果卿章服乃舊常山太守并五軍

團練使趙鎮邢洺相衛等州並皆替換及滄瀛深不

前山張獻誠通幽蓁城縣尉崔安晟恒州長史表履

萬全上書說果卿曰明途取適於日前萬守

後為明公不取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陘

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東岱先盛烈何可勝言者哉
進警言萬無一用此則東岱先盛烈何可勝言者哉
山命進井匪鎮兵節果卿覽書人悅於長各賜帛三百段
馬一匹金銀器物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物一人
萬畝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并以歌妓數百人
悅其意密於酒中致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
收其器械一縛之明日盡斬并屍於漳河所覺乃盡
履謙謁果卿傳曰祿山起果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表
紫余魚袋使白守常山郡以其孫誕弟子詢為質俾
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約果
卿將見欽湊以私號召之果卿罷歸途中指其衣服
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歸以誅君側為名
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寧可從之作
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數良久曰為之奈何唯公所
命不敢違違果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殺欽湊
俟其緩急相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果卿恐漏泄示已不
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郭仲邕就履謙
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賈深處士權煥郭仲邕就履謙
以謀之適會果卿從父弟真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
果卿妹子盧迥并以購祿山所行救牒潛告果卿大
悅匿逃于家迥之未至果卿先使人以號召欽湊
至果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它盜城門閉矣兩俟詰
朝相見因遣參軍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柘默郡
人翟萬德等即于驛亭偶欽湊夜夕醉熟以斧斫殺
之悉散于范陽路出常山果卿候其腹心偽金吾將軍高
邁微兵于范陽路出常山果卿候其腹心偽金吾將軍高
滿城驛果卿令崔安石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柘默郡
遠殺之遂生擒迥送于郡遇何千神至安石於路至
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神亦斬其人而擒
起兵於范陽果卿召長史表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
丘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以幽并騎過常山
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欲徵天下兵東
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為虜必矣不若
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
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購士
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
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先鎮幽
上門仍令其行親者知其謀而使麾下將高邁馳報
祿山令促其行親者知其謀而使麾下將高邁馳報
吉之履謙曰赴事郡計事命復謙署人使欽湊謀不集也
謙追欽湊令赴事郡計事命復謙署人使欽湊謀不集也

夜至郡果卿令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謀
千果卿收侯與履謙且喜事之捷不挂懼賊之來相對
泣何恨也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高邈自使死而
亦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吏翟萬德并命安石所
方略詰朝邀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阮之邈繼至虔給
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邈無疑至廳下馬虔安石等
指揮人吏以捧亂擊邈什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
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
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摩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
懼賊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遣
信告果卿乃與相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以
勢果卿等守士門果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欽湊高
張通幽等謀閉士門果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欽湊高
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果卿遣吏
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
傳舍會欽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
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果卿

通鑑一四

相與垂涎喜事之濟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
還至滿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詔朝邈
之騎從數人至藁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
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
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自東都來趙郡馮虔將
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
還郡按祿山初自漁陽擁數十萬衆南下常山當其
所出之塗若果卿不從命遽以千餘人拒之則應時
壑粉安得復守故郡乎況時祿山猶以誅揚國忠為
名未僭位號果卿迎於藁城受其金紫殆不能免矣
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果卿忠直
剛烈糜軀徇國捨生取義自古罕儔豈肯更上書媚
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為之畫割據併吞之策此則
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謂乃處遂之策子
言果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已書處遂等上果卿
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果卿上書處遂等上果卿以
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諂
也又張通幽兄為逆黨又教王承業奪果卿之功
以反覆被誅其行如此而包諂云初與處遂同守
書勸果卿為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同
上門欽湊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果卿傳祿山自遣
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果卿傳祿山自遣

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羅人所能守乎於傳云

千山人守門此七千人又非獲廉一牙其所能自也

人而散其餘者耳故復謙得酌之以酒誅欽奏及百

李玄高送京師二月己亥景弼日也而真欽以執實

斬段義兵今從奮傳為二十日既而子光乃報肅宗

實欽又云果卿之翰為副弼天下使復諸郡日今上

逆按實錄癸卯始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

河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順

祿山將攻潼關聞河北有變而還正月壬戌祿山將

為中書令辛蜀記云以珣為左相

肅宗至德元載正月祿山以遮奚珣為侍中張通儒

顏杲卿起兵纒八日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

壬戌城陷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常山九月一日

郭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社牧張仔皇傳曰

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當恩順

食帶陽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人思順准欽二去

從玄宗實錄唐

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

食帶陽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人思順准欽二去

食帶陽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人思順准欽二去

討未決詔至分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
乞免妻孥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書
宗末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
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
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二月光弼將步騎萬餘弩手三千出井陘已亥宗實錄
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七門收常山郡河洛秦秋云
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
弩手三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

令狐潮走賈賁得入雍丘肅宗實錄曰雍丘百姓有狐潮
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
反縛什干地令人守之遠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
人幸脫殺守者立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
賈聞之入其城領眾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志舊張
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
什之子也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闕而反接者

目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賈賁與巡引眾入雍丘新
傳潮擊縣附賊遂自將東救淮陽兵虜其眾反接在
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賈
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既欲以
城降賊賊來即當出迎豈有更出關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

三月壬午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實錄云乙丑光弼
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李萼乞師於顏真卿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
賀蘭進明克信都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

明之全乃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
酉真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
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衣知秦拔信都皆在六月按
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衣知秦拔信都皆在六月按
三月無乙酉乙酉四
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五月魯泉眾潰走保南陽玄宗實錄云泉攜百姓數
千奔順陽川今從舊傳

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光弼語春秋以家傳
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大破史思明實錄六月六日壬午按長
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錄山傳亦云六月嘉
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
從實錄而改其月

河北十餘郡降河洛春秋又與馬步二萬德人至邢州見

取堯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歸檀幽易兼大統水

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易兼大統水

精騎萬餘人怙思明思落河精壯馳突光弼以十中

萬眾頓軍恒陽樵採往來人有難乞召有策者試之

時趙州司戶參軍先臣七久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

思明用軍唯將勁悍觀其布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

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

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千東有高山

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東有高山

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隨大軍若弱者令

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將出五萬人

門出賊管悉在天曉合圍其軍夜出長去賊三十里行廣

旗兩口多擊鼓於城東門出軍一萬人動鼓于賊必不

則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

生擒數千思明前落馬步遁至於嘉山折槍歸營數萬餘級

陣索押衙劉旻斬而逃走生擒得旻守至二十日覆

阿浩田乾貞小字也祿唐曆統紀作阿灋今
王恩禮說哥舒翰誅楊國忠玄宗實錄云或勸翰留
國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

即除韋諱御史中丞
充置頓使今從唐曆

父老留太子建寧王倓李輔國勸之舊唐書太子倓

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

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云大駕至岐

州上取襄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比誤也

至命穎王璣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駟劇談錄上

不自駱谷康駟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九

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

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

月詔舊傳誤也

以周必為河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肅宗實錄

從玄宗實錄

祿山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肅宗實錄祿山事

害諸妃王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

月二日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王皇孫七

多抵指不足為據然以日月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

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

能遽去駭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

十六日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云扶風郡若賊驛潼關

京田乾真為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四

承事郎太學博士臣李敦義校正



